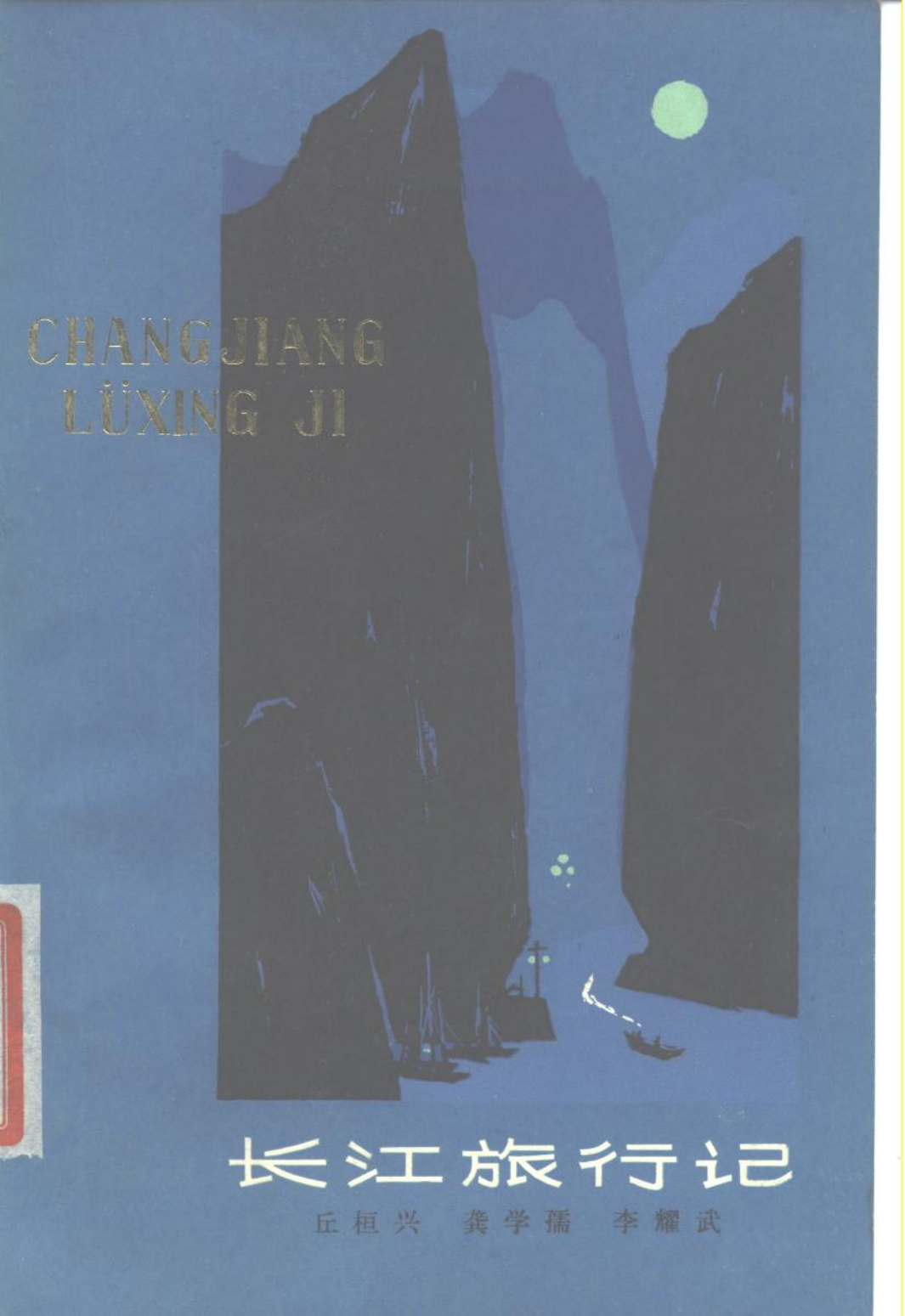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Gorges at night.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dark, jagged mountain peaks that rise steeply from the river. A bright, full moon hangs in the dark blue sky.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image, several small boats are visible on the river, with some lights reflecting on the water.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majestic.

CHANGJIANG
LÜXING JI

长江旅行记

丘桓兴 龚学孺 李耀武

K928.9/3

长江旅行记

傅彬然 著 李敏 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3525

天津人民出版社



753525

长江旅行记

丘 桓 兴
龚 学 磊 著
李 耀 武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60×1100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11 字数150,00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 12072·7

定 价: 0.83元

目 录

不寻常的旅行.....	(1)
向江源进发.....	(10)
进入无人区.....	(19)
壮丽的长江源头.....	(28)
战斗在风雪高原上的人们.....	(40)
通天河畔的高原牧场.....	(50)
长江上游古城——玉树.....	(62)
在金沙江林区.....	(72)
奇特的长江第一弯.....	(79)
玉龙山下.....	(87)
泸沽湖畔.....	(94)
一步跨千年的凉山彝族.....	(102)
长江上游的第一个大粮仓.....	(110)
四川汇大江两岸的工业区.....	(117)
✓锦绣三峡.....	(125)
✓三峡天险变通途.....	(134)
春到洞庭湖.....	(141)
长江的“大脑”——武汉市.....	(157)
夏天的航行.....	(168)
扬子江畔话古今.....	(182)
长江的最后一段旅程.....	(198)
后 记.....	(213)

不寻常的旅行

那是七月的一天，一架银灰色的民航客机，在阳光灿烂的蓝空中，穿过云海，越过群山，从北京飞往青藏高原。

座舱里一阵阵笑声喧哗。一批快活、健谈的人们，引起了其他旅客的注意。他们是“长江源头采访队”的记者、电影摄影师、作家、画家。

一次探险性的考察旅行，将从这里开始。

奇妙的神话

出发前，作家老齐成天泡在图书馆，翻阅和搜集了许多关于长江的资料和史话。所以，有人提议，让老齐讲一讲关于江源的故事和传说。于是，座舱里安静下来。

在古籍中有一个神话说，长江是从天河里流来的。一天，有个勇敢的探险者，他驾舟出航，航行了几十天，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他上岸向附近的牧童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天河……

在青海省藏族同胞中，过去也流传着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头神牛犊从天而降，卧伏于地，两个鼻孔不停地流水，交汇成河，于是成了长江。今天，藏族同胞称长江为“治曲”，就是沿用了这一传说。在藏语中，“治”是

牛犊，“曲”即河流。

这些神话，当然不是现实，只是表达了我们民族的祖先探索长江源头的愿望。那末，长江究竟发源在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记载，见之于《禹贡》，说“江源于岷”，把四川省境内的岷山当作长江的发源地，把发源于岷山的长江支流岷江，当作长江的源头。从此，这种说法就沿袭下来，人云亦云，连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酈道元撰于一千四百多年前），也说岷山是长江所出。

一六四一年，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旅行了云南、四川省境内的金沙江之后，发现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在《江源考》一文中，对长江源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推断，指出“江源者，必当以金江首。”从此，才把历史上的谬误纠正过来。遗憾的是，那时他未能沿江而上，进一步勘查长江真正的源头。

近代以来，对于长江的发源地，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巴颜喀拉山南麓，有的说在可可西里山，也有说在祖尔肯乌拉山的。由于没有进行实地勘察，莫衷一是。

随着老齐讲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飞机不知不觉地越过了西北黄土高原，进入了青藏高原上空。机身微微震动了一下，女乘务员清晰的广播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各位旅客，西宁快到了……。”

到江源去！

到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后，汽车把我们接进了招待所。几位服务人员一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记者，犹如旧友重逢，劈头就问：“你们去年路过这里，去拍了再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电影，这回又来，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到江源去！”

“哟，去长江源头？真不简单哪！”他们又惊又喜，把我们说成“幸运儿”。

这种兴高采烈的情景，也感染了我，使我想起了《人民中国》编辑部，在决定要派两名记者参加长江源头采访队之后，发生的一场“争吵”。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年轻人说：“我身体棒！”上年纪的说：“让给我们这一次机会吧！”啊，真没想到，这个好运气，最后落到了我和摄影记者小沈的头上。

与我同行的小沈，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说起长江，心情就分外激动。他上学时，地理教科书上写道：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河流。在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内，居住着三亿人口。长江滋润着两岸无边的田野，哺育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闪耀着古代文化的绚丽光彩……

当他从事记者的工作之后，也常常和长江打交道，拍摄过峨嵋云海的朝霞和江南水乡的春雨，采访过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和长江天险三峡的通航，报道过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江畔城市的新貌……，他亲眼看到了长江两岸的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用辛勤的汗水，画出了一幅幅长江的新画卷。

现在，我们要去长江源旅行，把壮丽的大江之源介绍给读者。多年的宿愿将变成现实，怎么能不激动呢？

我们的采访队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采访队吧。

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二十八个人的名单。他们来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人民画报》、《人民中国》杂志、《青

海日报》、长江某工程报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人民解放军部队。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之中有许多“老高原”，曾有过高原采访的经历。喏，那两个年轻人，小史和小刘一九七五年随中国登山队，拍摄运动员再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影片。小刘要是加入登山队，一定会是个好运动员，他未经专业训练，竟攀登上了八千二百米的高度！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小史还同中国登山队员一道，登上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拔七千四百四十三米的托木尔峰。

《人民画报》的记者老贾和老茹，三年前曾骑着马，长途跋涉，到了巴颜喀拉山北麓，拍摄了黄河源头的照片。老贾是采访队最年长的，四年前，他随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到喜马拉雅山进行了采访。他还去过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遇到过龙卷旋风，经受了干渴的严重考验。

青海省当地的记者老周和老王，都已在高原工作了二十多个春秋，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去江源，但几乎跑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是标准的“老高原”。

在这支采访队中，还有一些多年从事长江建设的人。就说长江某工程局报社社长老齐和记者小翁吧，他们天天听到长江建设的炮声，夜夜看到长江工地的夜景。老齐在一九五八年就旅行过长江上游地区，在青藏线上写成了《春满长江》一书。

老成、老石和老原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专门从事长江流域勘测、规划和开发工作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地理工作者，也曾拿起笔，热情歌颂长江的建设者。他们希望了解长江河源的特性，探索那里的奥秘，为长江上游的开发作出努力。

我们二十八个人来自四面八方，各有不同的经历，但考察、报道长江江源的共同愿望，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

过体格检查的“关卡”

按照规定，去高原工作的人，必须进行体格检查，无一例外。这本是国家对职工的关怀，可是，这却成了采访队人人必过的“关卡”。有人说，这是向医院领取“通行证”。

在量血压、做心电图时，人们不免有些紧张。但看到医生在检查表的一些栏目上写下“正常”两字以后，都暗自高兴起来。可是，内科王主任在体检完毕后对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去江源，我们还要慎重研究。”

接着，他又给我们讲解了高原保健常识。他说，江源在海拔六千米左右，那里低压、缺氧，大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百分之四十多。这会起人体机能的一系列变化和失调，有人会觉得呼吸困难，心悸，头痛，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严重的还会呕吐、昏迷，这叫高山适应不全症。

他又说，有了高山反应，心情不要紧张，一般人在一周左右可逐步适应过来，症状自行消失。常在高山地区工作的人，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吃饭要“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睡觉时要把枕头垫高，刚上高原时不要做强体力劳动和剧烈运动，上山时要逐步登高、逐渐适应。最要紧的是注意保暖，千万别感冒。高原上得了感冒，难治不说，还容易转为肺水肿，那就有危险了……

听着这些亲切的嘱咐，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颗热诚的心。

两天以后，医院通知我们，大家都可以到江源去！真是皆大欢喜，当初的那种担心和顾虑一扫而光。行前的准备工作在

加紧进行。

万无一失的准备

我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竟是那么不容易！

长江源头，环境恶劣，气候多变，人迹罕到，过去曾被称为人类“生活禁区”。为此，党组织和有关部门为采访队的衣食住行和安全措施，考虑得十分周全、细致，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

在向江源进发前，采访队的临时仓库里，物资堆积得难于跨进脚去了。我们再三地仔细检点着：鸭绒睡袋、羊毛毡褥垫、登山帐篷、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以及各种防寒衣物，高压锅、汽油炉、锅碗瓢盆以及防风火柴、蜡烛……反正，各种高原生活用品，都一应齐全了。

最丰富的是食品。除了大米、面粉、挂面、油炒面等主食外，有黄花菜、木耳、紫菜、花生米、酱菜、牛肉干、新鲜耐贮的葱头以及各种佐料，各种鱼、肉、蔬菜、水果罐头，还有红糖、白糖、巧克力，以及从人民解放军特种兵拨来的压缩饼干，等等。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两大箱茯茶。这种砖茶，看上去粗糙，喝起来味道苦涩。但它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帮助消化，增进食欲，还有驱寒保暖，除湿暖胃的作用，是当地牧民泡制奶茶的传统饮料，也是高原旅行的必备之物。

一位藏族同胞的启示

招待所会议室里，烟雾腾腾，熙熙攘攘。长条桌上摆着各种版本的地图，记者们围着地图，正在仔细查阅。

近年来，经过测绘、地理等部门的努力，初步肯定沱沱河是长江的河源，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群的西南侧。行前，我们向北京、青海省和解放军的有关科研部门，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益不少。

但是，到那里去，路线该怎么走呢？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领队老成和老周领着一位藏族同志走进来。他四十多岁，身体结实，古铜色的脸庞和额上刀刻般的皱纹，透露出淳朴而刚毅的性格，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位在旧社会深受牧主、头人压迫，饱经风霜的人。他叫万德，是青海省格尔木县委副书记。他有公务到内蒙古自治区去，路过这里，刚下飞机，就让我们请来了。

万德担任过中共唐古拉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了解江源一些情况。他刚坐下，记者们就七嘴八舌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

于是，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问：“请您讲讲长江江源的情况好吗？”

答：“长江上游有四个水源：沱沱河、尕尔曲、布曲、当曲，都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我去过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群东侧的尕尔曲一带，听说长江河源沱沱河，是从这雪山群的西南侧流出来的。不过，那里我还没去过。”

问：“有进去的道路吗？”

答：“没有。那里都是坎坷的山丘、沼泽和沙滩，还有湍急的河流。这个季节进去，特别容易陷车。”

问：“我们走什么路线比较合适？”

答：“我去尕尔曲源头时，是从温泉附近向西进去。再远的地方，就要靠你们自己探索了。”

问：“请你说说应该注意的问题吧。”

答：“喝水要注意，有的河水是咸的，沼泽地的水还有毒，一定要小心。夏天多雷电，有种滚地雷，贴着地面滚来，所以你们不要在高地和山梁上宿营。里面野生动物很多，有的很凶猛，如果碰上野牛群，千万别惹它……”

这位藏族干部协助我们最后确定了向源头进发的路线。

亲人解放军的情谊

最感人的，还是当地驻军对我们的支持和协助。

我们的旅程长，道路艰难，他们主动地为采访队调来了越野性能良好的三辆崭新的越野车和两辆三〇型卡车。这种卡车，底盘高，马力大，前后轮有加力，适于越野，其中一辆的车头还带有牵引绞盘，遇到陷车时，可以拖车和自救。

对我们来说，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活动营房。于是，解放军司机从早忙到黑，给卡车加制了钢筋支架，搭上了帆布篷。为了应付各种意外情况，保证行车安全，他们把修车的工具和各种备用零件也准备齐全了，车上还绑了六个备用大汽油桶，就连挖掘陷车用的撬杠、镐头、圆锹、木桩和垫路用的木板，也带上了。

参加采访队工作的李军医和卫生员小吴，在出发前的那两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氧气瓶和氧气袋是不可缺少的，急救手术器械和消毒锅也得带上，还开了一长串药单，带足各种常用、急救和高原特需的药品。

十三位军人中，测绘参谋老王是采访队的顾问和领队之一。他认真地检查了部队拨来的冲锋枪、自动步枪和手枪，给记者们讲解着射击要领，如果遇上猛兽，如何对付……

万事俱备，急待启程。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亲自到招待所告诉我们，经上级同意，决定给采访队配备一部电台。他们还一再叮嘱说：“经常同我们保持联系，万一碰到意外和危险，立即呼救。我们已通知空军部队，飞机随时作好应急的准备！”

我们知道，前进的路上，存在重重难关，道道险阻。但中国人有一句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已下，下一步要作的事就是开步走了。

向江源进发

车过昆仑山口

经过周密的准备，七月下旬，由三辆越野车和两辆卡车组成的小车队，离开西宁，奔驰在青藏公路上，向长江源头地区进发了。

行车四天，我们开始翻越莽莽昆仑山了。

昆仑山，是中国著名的山脉。它西起帕米尔，东延至四川盆地西缘，长约二千五百公里，一般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七千米的高峰也不少。

透过车窗，一路是看不到尽头的群山，怪石嶙峋，积雪皑皑。其间还偶尔出现碧绿的草地和湖泊……

“咦，黄羊！”我惊叫起来。只见三五成群的黄羊，有的从车前狂奔而过，有的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地瞪眼望着这群闯入它们世袭领地的隆隆而驰的钢铁怪物，还有胆子更大的，竟和我们的汽车赛跑哩！

车队登上昆仑山口时，晴朗的天空突然涌上一块块乌云。转瞬间，又密又急的大冰雹从锅底似的天空直砸下来，把车顶打得嘭嘭直响。十来分钟的工夫，地面就一片雪白。接着又纷纷扬扬地飘起鹅毛大雪来。

遥望着巍峨绵延的皑皑雪山，我想起毛主席《念奴娇·昆仑》中的两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在这里，毛主席借用古人的诗句，把雄伟壮丽的昆仑山给写活了，真是再形象、生动不过了。

在这逶迤崎岖的昆仑山麓，人民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和当地民工，正在给这唯一通往外界的公路铺设柏油路面。他们顽强地奋战在风雪高原上。装运石子的卡车来回奔驰，压路机在吼叫，人们挥舞着筑路的工具此起彼落，使这寂静而寒冷的亘古荒原，呈现出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

为了加速施工的进程，这些工程兵战士忘我地劳动着：一位班长砸开冰层，带头跳进冰河，泡在寒冷刺骨的水里架设桥梁；有个战士发着高烧仍在坚持工作；一位指导员一再推迟婚期，三年没有回乡休假……

望着战斗在冰天雪地里的筑路英雄们，雪花在他们头上飞舞，汗水在他们黝黑的脸上流淌，使我油然而生一股崇敬的心情。我们不断地挥动胳膊，向他们招手致意。

过了昆仑山口，一排砖瓦房出现在眼前。这是被称为“公路的医生”的养路工人的住地。这里海拔四千七百多米。在公路上颠簸了一天，大家感到又冷又饿。于是，我们在这里稍事休息。养路工人们晓得我们是来自首都北京的客人，要到长江源头去采访，都非常高兴。一听说我们还未吃饭，他们立刻沏上滚烫的红糖茯茶，端来热气腾腾的糖包子。屋里炉火熊熊，温暖如春；而主人们的情谊，比春风更暖人心啊！

高山反应

车队继续前进。这天，我们住在五道梁。

五道梁，因附近并列着五座山梁而得名。海拔低于昆仑山口，只有四千二百多米。可是，由于地形特殊，气候反而更为恶劣。因此，一路上常听人叨咕：“五道梁，鬼门关，得了病，没命还。”我没有介意，心想，无非是高原缺氧带来的高山反应呗，仗着自己年轻体壮，队里又有医生，有啥了不起的？于是乎，我照样跑跑颠颠的。

殊不知，不久就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重，脚步不听使唤，老是喘不过气来。晚上躺到床上，也感到胸口憋气，头痛耳鸣，翻来复去地总也睡不着。

深夜，朦胧中忽然听到一阵阵喧嚷声。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勉力起身去看，啊，原来是老原同志高山反应很厉害，李医生他们正在忙着给他输氧气呢。

第二天，我们到了沱沱河沿（地名），在那里的接待站住宿。长江河源——沱沱河，从它身边静静流过。

热情的主人，为了增进我们的食欲，把他们珍贵的库存和最拿手的烹调技术都贡献出来了。一进餐厅，桌上摆着金针木耳焖豆腐干，油炸花生米，红烧排骨，还有高原上少见的芹菜炒肉片。此时此地，面对这样丰盛的菜，大家心有余而力不足，吃不下去呀！我刚吃了两口，竟“哇”地一声，吐了一地。

我们开始真正地体会到高山反应的威胁了。

领队老周发现越野车司机小窦没来吃饭，便去找他。一到停车场，见小窦还趴在车头上检查车子。可仔细一瞧，他脸色发青，嘴唇干裂，头冒冷汗。老周急忙伸手摸他的额头，“呀，滚烫！”

这一来，可把李医生和卫生员小吴忙坏了。他们刚给我和另两位高山反应严重的人服了药，又接着照护司机小窦，把他

扶上床去躺下。用体温表一量：41.5度！

最好的药品、吊针输液、输氧都用上了，但是高烧仍不退。晚上，小窦竟神志不清了。可是，一听有人建议要送他回格尔木医院去治疗，他还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不，不用……我身体挺好……我能开车把你们，送，送到江源去的。”室内鸦雀无声，我仿佛听见每个人的心都在砰砰地跳动，热泪不禁模糊了我的视线。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采访队最后还是决定由吴卫生员用车护送病人，回格尔木医院去进行治疗。

“世界屋脊”上的医疗队

您以为我们被高山反应治住了吗？

听，一阵阵高亢的歌声和欢乐的笑语，从接待站会议室传出来！这是长江源头采访队的记者们和解放军，正在举行“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呢。

受到大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我在床上再也躺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闯进了小小的会议室。室内济济一堂，兴致正浓，用几张方桌拼起来的长案上，摆着各色糖果、罐头、果脯。没有任何程序，也用不着任何人组织，即席的精采节目一个紧接一个：鼓动人心的讲话、唱歌、诗朗诵……

有人用筷子敲起马口铁的空罐头，打着节拍，一支支歌曲把人们的思想带回到那艰苦的革命初创的年代，战斗的烽火岁月，唱出了火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昂热情。

在所有的歌唱中，最动人的的是由三位女同志合唱的几支抗日战争时期最流行的歌：《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她们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英姿飒爽，虽然未受过专业训练，